周官析疑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

校人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養之事如良馬師圉校多寡秩異等之類乘之事如齊道戎田德力毛足各有所宜之類 注謂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疏以序官

有馭夫趣馬圉師而無僕夫因疑校人所屬則有僕夫而文闕後儒又謂即五路之僕似俱未安大馭戎僕各二人皆中大夫與小宰小司馬爵同即齊僕下大夫二人亦不宜下兼廄馬以事理推之道僕田僕上士皆十有二人更番代御無事之日多故左右二校各以六人兼攝與天官內司服縫人職之女御即取諸御敘於王之燕寢者略同經不特文以見其為道僕田僕何也序官馭夫與二僕相次而列於校人之前

則僕夫即道僕田僕亦可見矣蓋有事則道僕田僕御王車馭夫御貳車無事則分掌廄繫其職同也若趣馬則專掌芻養之節故列校人之後而爲官中之屬　注謂校有左右則良馬每種四百三十六匹不知此計兩廄所容馬數耳非謂每種數必齊同也蓋物雖有五而用之則止四事若齊道戎田各有定數而分二廄則種馬一類安所用之哉以事理推之王之齊路道路及副車從車出入宮庭更番駕脫數不過百

至玉路惟共郊祀則其用尤稀三者必以種馬之德優者充之其餘皆以供戎田之用耳田以習戎自軍帥及親者貴者之車皆宜用種馬使更番調習至於軍旅會同巡狩則四路皆從加以戎路廣車闕車苹車輕車之萃其數當十倍於齊馬道馬春秋傳楚之游闕從在師中者四十乘由是觀之齊馬道馬並駕玉路者合之尚不足以充三廄其餘種馬各分散於戎馬田馬諸廄之中以領之而六校十二廄皆良馬也注謂六馬各一廄則

駑三倍非二廄所能容而於經文別言駑馬而無僕夫亦不可通矣　注以一種之數三之爲千二百九十六匹本無可疑而羣儒多訓駑馬宜其倍於五種之數非也古者軍旅之馬皆邱甸自共卿大夫兵車各有定賦民馬五物惟以駕王之乘車貳車從車耳其任載則有牛車有人輓駑馬所共不過畿內小吏單騎及役車之用耳取於千二百九十六匹之中綽有餘裕矣三倍於五種何所用之哉古今事實不同不可

不究也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舊說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皆分爲三、但諸侯不應竟無種馬戎馬特所畜不多故合種馬齊馬爲一種、戎馬田馬爲一種、家則良駑各一種耳、初試爲大夫者、當馬止一乘、等而上之雖十倍止四十匹耳、百乘之家據其采地所出言之、私家安得有馬至

八百六十四匹之多也、況大夫出聘私覿之馬、公家具之、經特言天子邦國與家等殺之大槩耳、

凡馬特居四之一

陳氏謂牝牡雜、則不可以駕、此謂養馬時、不知牝牡共櫪、棧亦蹄齧不可養、惟注三牝一牡、欲其乘之一性、相似爲近、然果爾則經文當曰凡馬乘匹牡居四之一、其義乃著、以近代之法證之民間所畜多牝馬、其牡駒則扇九而存一以

爲特以非扇雖單騎亦難控制也況欲服之驂之而齊其任乎先王變物之政則扇三而存一對扇而言故不曰牡而曰特也所存之特既少則趙涅時以一特將三牝義亦可以該矣見於詩者戎車田車使車皆用四牡則玉路齊路道路可知漢時閭巷聚會不乘字牝則國馬雖爲亦無取牝之義疑十二閑皆牡馬也其牧地所畜之馬則宜數倍於此取爲犧牲則地官之牧人掌之犧牲亦不用牝以禮賓客及國使之幣馬則旋

以庾人所教之䠷補之、若公馬止於十二閑、所畜則每歲斃馬必耗其半、或三之一矣、且遊牝時三倍於特之牝、將於何取之哉、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

攻特之說、先鄭得之、若縶維使不得乘匹、則豢執駒是也、扇馬必於爲駒時、謂氣血易長而不傷、旣乘匹而後扇、則有不能全活者、而性不若駒之良、竟不扇、則終不可乘用、故庾人攻其爲駒者、而校人於通淫後、幷攻其特、

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臧僕、謂即於馭夫內書其善者、以補道僕田僕之闕、至齊僕、必上士清直久著、乃升爲下大夫大馭戎右則才德出衆然後任焉

飾幣馬

諸侯來朝、王賜車服、必以馬從、又或加賜有馬、而以幣將、皆校人飾之也、疏據覲禮王勞侯氏以璧、謂王家遣人無庭實非也、覲禮最略、未至王郊以前禮皆闕、必已見於春朝夏宗也、賜車

服之後繼之曰重賜無數安知重賜中無馬與幣以前見於春朝夏宗而無備覆舉乎經云幣馬乃據覲禮所未詳而斷爲有幣而無馬固矣

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大宗伯職玉及牲幣各倣其方之色疑止據四望五嶽四鎮四瀆之正祭而言若行過山川及崩竭而有所禱其地或在偏隅間於二方故並用黃駒以地之色統之與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之不殊毛馬之後者自飾幣馬至共幣馬、皆齊色也、詩曰路車乘黃書曰布乘黃朱是幣馬必齊色也詩曰駟鐵孔阜又曰四黃既駕是田馬亦齊色也、遣車之馬以易靈則同色不待言矣、六月之詩曰比物四驪、謂物既比而色又齊、見馬之盛也、牧野之師用四騵、蓋君所乘其餘則皆齊力、

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

宮當作官字誤也、他職有府史此更有師圉之

屬、故以宫中該之、與秋官士師掌宫中之政令同義、不得爲官、若春官小胥序官中之事、則義不得爲官、詳見本職、

趣馬

掌贊正良馬、

同曰良馬、而其性質血氣、於五路各有所宜。宜用非其宜、則當正之。趣馬朝夕拊馴、知之審矣、故校人辨六馬、必使贊正焉。所以下無匿情、事無遺使也。

牧師

凡田事贊焚萊

山虞澤虞職無焚萊之文而蒐田有火弊則焚萊者虞人可知矣曰凡田事者王時田而外甸稍縣都宜蒐獸之地應不禁其焚萊牧師通掌畿內之牧地具知其宜焚之處故凡田者皆受令於山澤之虞而又使牧師贊焉野人若無所稟而焚萊則司爟有罰矣

廋人

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

先王制禮馬將乘匹則佚之而不任人將娶妻則止於外而不使皆所以盡人物之性

正校人員選

庾人下士而使正校人員選者每閑二人則趣馬馭夫僕夫才智可以相長性質各有所宜知之審矣與趣馬之得贊正良馬同義或疑庾人所正惟師圉趣馬以上之員選不宜轉使庾人正之且謂猶以刺史察郡守明以御史糾督撫

乃後世防姦之術、非先王禮意、然詳考五官、如司士詔爵詔祿、內史以八枋詔王治、司會掌典法則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上及正與師小司徒頒教法鄉大夫以六卿承而受之當官行法。不問尊卑。政教之所以無壅。黜陟之所以不枉。實由於此。何獨於虜人之正員選而疑之、

圉師

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

以其習於埶掌故使充椹質習於為射故使躬
闇椹質宜以木爲之而空其中以知草實焉蓋
古者射有褻尺井儀必以草充質然後矢之貫
質者始能如樹羣儒謂盤草爲質非也甲革椹
質取貫堅也而以草盤則義不可通

職方氏

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
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
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山師川師所辨之利害、謂設險之要害也。土訓誦訓所道地慝方慝、謂惡物汚俗之害也。知其害則利可興。開道通津、則疆圉之利也。除惡革汚、則禮俗之利也。職方通掌九畿、必周知之、然後封守可定、政教可頒、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州起西北、去東南絕遠、故首列之、以志風教之

所暨也、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終周之世、爲禍災於中夏、故職方所記以險遠爲先、 鎮者、其山高大爲一州之望、若能鎮壓之也、水瀰漫而灘淺草盛者曰藪、瀦下而鍾水可以爲陂灌溉者曰浸、會稽在浙江紹興府東南、具區卽禹貢震澤、今所稱太湖也、三江、岷江松江浙江也、岷江雖發源於梁州、而入揚州之界、則合安池宣昇潤與諸州之水、而環其北、松江合嘉湖蘇常諸州之水、居其中、浙江合衢嚴杭諸州之

水在其南、揚州之川、未有大於此此者、五湖無考、悞列具區則以太湖旁五湖當之、非也、　九州男女之數、所以皆可凡數者、司民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而諸侯歲獻民數、則按籍可稽矣、所以具列於職方者、男女偏多偏少之地。所以差其征役。紀其作業者。政教不得而同也。

正南曰荊州其山鎭曰衡山其澤藪曰雲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顧景范曰、衡山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雲夢在湖廣德安府城南、江水發源四川成都府茂州西北之岷山、歷梁荆揚三州、至今南直揚州府海門縣東入海、漢水發源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嶓冢山、至湖廣漢陽府城東北入江、潁水發源河南府登封縣東陽乾山、至南直鳳陽府潁州潁上縣入淮、湛未詳、今河南汝州境內有湛水、潁湛本在禹貢豫州之域、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

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潁溠二字疑傳寫互譌豫州當曰潁波荆州當曰湛溠鄭注似不可破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顧景范曰沂山在青州府臨朐縣南孟諸在河南歸德府虞城縣禹貢屬豫州淮水發源河南

南陽府唐縣東南桐栢山、至江南淮安府安東縣東北入海、泗水出兗州府泗水縣東陪尾山、至江南淮安府清河縣南入淮、今名南清河、沂水出青州府莒州沂水縣西北雕厓山、至淮安府邳州南入泗、沭水出臨朐縣沂山至淮安府安東縣西入淮、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濰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頴景范曰、岱泰山也、在濟南府泰安州北、大野在兗州府濟寧州鉅野縣東、河從西域崑崙山、至陜西西寧衛積石山、乃入中國、歷雍豫冀兗四州之域、東北入海、今從東南合淮入海、濟水發源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王屋山、至山東濟南府濱州利津縣東入海、亦曰大清河、盧水在濟南府長清縣西、廢盧縣境、濰水出青州府莒州西北箕屋山、至萊州府濰縣東北入海、禹貢爲青州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顧景范曰嶽山在陝西鳳翔府隴州南弦蒲在隴州西涇水出陝西平涼府城西南笄頭山至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入渭汭水出弦蒲藪東北歷平涼府境至西安府邠州長武縣而合於涇渭水出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鳥鼠山至西安府華州華陰縣北入大河洛水出慶陽府城東

北廢洛源縣南流合漆沮二水至西安府同州
朝邑縣南入渭通典曰洛即漆沮也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
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
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碩棋范曰醫無閭山在遼東廣寧衛西貕養在
山東登州府萊陽縣在禹貢宜屬青州菑水在
濟南府淄川縣東南時水在青州府臨朐縣西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

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栢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顧景范曰霍山在今山西平陽府霍州東南之三十里爾雅秦有楊紆此屬冀州未詳漳水有二濁漳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發鳩山清漳出太原府平定州樂平縣西南少山至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合焉其下流復分爲二或從北直河間府獻縣合滹沱河或從山東東昌府館陶縣合衛水汾水出太原府靜樂縣北管涔山

至平陽府蒲州榮河縣西入大河、潞水閼駰曰、卽濁漳也今潞安府城西南二十里濁漳經焉、土人猶呼爲潞水通典曰潞河在密雲縣卽今北直順天府境白河也、春秋傳載晉所兼國曰狄揚韓魏又曰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揚爲晉所兼豈邢亦在冀州之域以音同而誤紆與、

正北曰幷州其山鎭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顧景范曰、恒山在北直眞定府定州曲陽縣西北、昭餘祁在太原府祁縣東、虖池水出太原代州繁峙縣東北秦戲山至北直河間府靜海縣北小直沽入海、嘔夷水出山西大同府蔚州靈邱縣西北高是山、一名唐河至北直保定府安州北合於易水、淶水在保定府易州淶水縣東北亦名北易水、易水在保定府安州城北、名南易水、

蔡傳謂周分梁州以入雍豫、蓋據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而職方華爲豫鎮、其實非也、

雍梁西境並以黑水爲界、雍州東境際河、故於梁州舉華陽以示二州南北以華山爲界耳、蓋梁之北境遂與華山之南相對、非其地直接華山也王氏應電謂梁州未歸化者甚衆、故周公以共職貢者分屬荆雍豫三州、而不及以政教者不入職方、亦非也、周南德化首被荆梁而雍梁接壤服屬尤親、牧野之師庸蜀盧濮皆從、故以附王畿而爲枝輔、與虞夏都冀遂併幽於冀同義耳、

職方列舉九州所利之物產與禹

貢有無多寡不同何也禹貢詳邦國之貢物而職方則閭閻所利賴四民所恃以爲生其義各異也

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相維如相朝相聘相勝相弔救烖恤患及奉王命以討有罪之類　觀此經則大行人六服所貢各主一物乃入見時所貢而非歲貢之常可知矣

王殷國亦如之

注王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據上經曰王將巡守、此曰王殷國亦如之、似巡守與殷國爲二事耳、不知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先期之事也、王之所行、先道而巡、戒令在途之事也、既至方岳而殷國、則亦如先期之戒令、辭事相承卽此可徵殷國卽巡守時事、鄭氏偶未達耳

土方氏

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

土宜土化之瀳、皆以土之淺、深剛柔燥濕、風氣之寒煖而異、故土方氏辨之、

懷方氏

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

疏方貢謂六服諸侯非也九服之貢皆大行人致之此曰來遠方之民則非貢使明矣蕃國之民以貨物交易者或貢其方物亦不拒也政職以聚百物故設此官

合方氏

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李光坡曰此官皆柔遠人之事除其怨惡者禁上著豪強為商旅患同其好善者彼此地產交相好善則貿遷者利其息故其交承通財利同數器壹度量之後也上懷方氏來遠方之民此官達其道路以濟其不通也懷方氏致遠物此官為之均調使樂往來也

訓方氏

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四方之政事有得失上下之志有異同既以告於王則必褒嘉而飭正之故正歲布以爲訓也觀新物則利於民用者可使四方倣效之所謂無者使有利者使阜也若作無益害有益則禁絕之所謂靡者使微害者使亡也　司徒之屬有誦訓而復設此職者誦訓所掌獨其國故事此則周知其國政人心俗尙而使王知所以紀其政教也誦訓所掌獨巡守之事而此則布訓

於四方也。惟此職所誦、四方之傳道、卽誦訓所道方志。蓋此職采而達之、而後誦訓道之。司徒所布於邦國者、敎典之常也。此所布之訓、則因其國政人心俗尚之有偏、而矯革化誘之者。

形方氏

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

華、析也。離、麗也。地勢應屬此國、而披於他國、則在此爲華、在彼爲離、而統攝難、爭端起矣。故正之、

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諸侯不和多起於疆埸之爭故事大比小政教多方而獨繫此職之末

山師

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名山大澤不以頒其餘山林川澤仍頒之於邦國特使王官遙掌之而致其珍異之物耳原師

掌辨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乃以建國邑與山

師川師之職異故不言所致之物又原隰皆𣪠土無珍異之可致也　珍異之物或爲常貢可充祭祀之好羞者或非常之物如玉足以庇嘉穀珠足禦火災及藥物可療疾病者不可必得有則致之非貴異物而以爲玩好也

遼師

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遼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封建國也邑制都鄙也五土獨掌其三者邱陵

墳衍、皆有穀土、可計賦。以建國邑。山林川澤之小者、則因其封域、計其穀土。相其形勢、而頒之以爲阻固焉。　山師川師、遂師與地官虞衡閭師之職、同而事之所主則異。閭師所掌者任地、而遂師則封國建邑、以辨其疆圍。虞衡所掌者作山澤之材、而山師川師則辨利害、以爲設險守國之本、蓋五物九等、國邑封域、雖總於司徒、而制畿封國、則司馬之職。故特設職方形方以專掌之、而山師川師佐焉。邦畿之外、五地土壤、

達於四海閭師不能悉辨也故設邍師與山師川師司險掌固聯事而聽於職方以定城郭溝涂樹渠之分界也

匡人

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法則冢宰所建而使司馬之屬達之且觀其慝所以警不聽命者達法則遂足以匡邦國者使其國之臣皆稟王朝之法都鄙之吏皆守王朝

之則諸侯雖欲反側而勢不能行矣

撢人

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正王面所謂四面而內鄉也匡人達法則而邦國之臣皆禀承乎王吏撢人誦王志而天下之民皆內鄉於京師此先王養諸侯而兵不試之道也濟晉之衰民不知君而陪臣各固其私以成篡奪之漸則知止邪於未形周官之所慮遠

矣。

都司馬

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

政若諸子宮伯掌固之所掌學若大司樂之所

掌是即所謂國法也都家士庶子之政學一以

王國教冑子之法治之以聽國司馬者有軍事

則聽於諸子有守政則聽於掌固也

家司馬亦如之

此謂家司馬雖以家臣爲之而平時掌戒令政

學用國法有事聽於國司馬一與都司馬同也或以春官序官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例之謂此職之文與序官各使其臣以聽於國司馬互錯求以事理之實决不可通蓋都家宗廟社稷及都邑四時之常祀與天神地示人鬼物魅之特祀於冬夏日至者神示謂分星山川之祀人鬼謂因國前哲之祀皆同故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不得與都異若夫士庶子衆庶甲兵之數則雖卿之小都祀家衆亦四倍焉故上士中士外增設下士八人正以所

統者衆耳若移職文於序官則土地人民僅四分之一而官徒則同不惟無所用之且將何以供億乎移序官各使其臣以聽於國司馬於本職則戒令政學不能該而各使其臣義亦無所着序官所以云爾者正以見地狹人少故王朝不別設官而各使其家臣領之與都宗人異耳

李光坡曰大司馬掌邦政以兵事爲主故凡兵甲車馬之政隸御僕從之官九州邦國之形勝阨塞要害皆屬焉兵事以賞罰爲主故首司勳

兵莫重於馬、故馬質次之、政莫重於地、故量人次之、次以小子羊人者、祭祀之事也、繼以司爟者、火政兵事之要也、設險守固制勝於未形、故掌固司險次之、候望譏察、簡付禁隱、故掌疆候人環人又次之、挈壺氏三軍之耳目、故又次之、射以武事而備禮樂、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習焉、故射人次之、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皆因射而及之也、司馬辨論官材、司士佐之、六官之師旅得其人、則六軍之將帥得其任、諸子之治國

子司右之治戎右皆此意也自是以下至圉人數十職則詳衛王之政虎賁旅賁夾衛王車節服以衛王車而及之也方相氏以衛室神而連類及之也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王之出入起居皆擁衛於前後左右故次之王車有五路乘車之冕弁各有宜故弁師次之車中甲兵戈楯弓矢具故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槀人次之戎右齊右道右爲車右者所謂勇士也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御車謂僕

夫也、馬以駕車、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皆馬官也、不次於馬質之後者、馬質專掌買馬以備軍馬之乏、凡馬之政教、皆校人司之也、職方土方懷方合方訓方形方以及山師川師遂師匡人撢人、皆所以周知天下之土地形勢、山川林澤原野之險易、而施訓道匡正之法、所以銷兵於未形、止亂於未萌也、都家司馬以國法掌其政學、以聽於國司馬、故以是終焉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一

湘潭陳滄洲
高淳張彝歎同訂
新建周力堂
桐城方苞著

秋官司寇第五

刑官之屬

遂士縣士方士皆別設官而鄉士即用司寇之屬士者所受國中之獄訟其治在國中也諸官皆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以給官中之事而

司寇之屬士獨兼受國中之獄訟者諸官之事紛秋官則所掌惟獄訟而四郊之獄訟鄉師聽之而後達於鄉士遂之獄訟遂大夫遂師聽之而後達於遂士公邑都家之獄訟守土者聽之而後達於縣士方士其獄辭皆已定矣其上達則士師察其辭小司寇附其法大司寇斷而行其令故司寇之屬士雖使兼受國中之獄訟而不患其不暇給也四官之事有司分治之使官中之士兼之則侵官也則離局也司寇聽獄訟

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獻其議雖他人所上獄訟亦公聽而共成之則雖使兼受國中之獄訟而非侵官無離局也且四郊之獄訟鄉師聽之必內達於鄉士者以獄之成必取決於司寇也國中之獄訟無外訴於鄉師之理故使司寇之屬士受之觀此類則聖人精義致用之學見矣

遂士

疏謂遂士兼主六遂中公邑之獄訟非也其職

曰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則不兼公邑明矣上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書其成與聽獄訟者至都家始有異文則甸稍縣都之公邑並掌於縣士可知矣縣士職與鄉士遂士無異文以其爲王朝之吏而所掌公邑耳　遂之士倍於鄉何也鄉地近耳目眞遂則稍遠而獄訟之遂也遂所以聽其辭而察之者尤不可以不詳六鄉六遂各七萬五千家其爭訟不附於刑有地治者自斷之則達於司寇者宜無多而鄉設

上士八人遂設中士十有六人以主聽而辯察焉蓋惟恐不得其情也

縣士

家稍縣都之公邑大不過縣故掌四等公邑之獄訟者以縣名官宅田士田等在鄉郊者亦宜爲公邑而知不掌於縣士者四郊地陿其爲邑也微且其田多公卿大夫士以及庶人役國事者受之其有獄訟必近就國中而取決於鄉士明矣　公邑之貢賦載師執其總而遂人令之

遂師征之以入於大府師役則遂人令之邑長致之遂人帥之以聽於司徒功事則遂大夫戒之歲終令會政致事於小司徒以達於治官獄訟則主縣士以達於司寇知縣師所徵野之賦貢惟家稍縣都者以九賦有家稍縣都而無公邑則知統於邦甸又鄉遂公邑之貢賦掌之者乃閭師遂人遂師也知縣士所掌獄訟兼六遂中公邑者以遂大夫雖兼掌凡爲邑者之政令功事而所聽惟遂之治訟也知遂人遂師職所

謂野乃公邑者以遂人職旣曰大喪致六遂之役而又曰凡事致野役也

方士

自甸稍至縣畺皆有公邑其獄訟紛綸故縣士四倍於鄉士三倍於遂士都家至衆而方士數較少者都家之長各與其士定議附法方士受其成而已

職金

秋於五行爲金其用斬刈鑴刻爲多故屬秋官

掌囚

掌囚僅用司圜下士之數。徒亦減四之一、而無胥。蓋拘囚以待刑殺、栖止有定、耳目易周、若罷民則施以職事、所以稽其業緒、糾其爭鬭、防其逋逸者、尤不可以不詳。故士有加、徒有加、而又有胥以董其徒、惟恐其不能改而致屛遠方、或出圜土而入於大辟也。

罪隸

古者罪人不孥、而盜賊之子女不宥、以姦宄之

人或不顧父母兄弟而皆知愛其妻子故以是累其心。又使其妻子畏懼戒而毋動於惡也

貉隸

四翟之隸皆慕義而來願留中夏者故因其能而各任以事謂之隸者王宮宿衛宮伯所掌士庶子也旅賁皆命士也虎賁所掌謂之虎士必粗知道藝而有異於胥徒者故於司隸所掌稱隸以別之春秋傳人有十等隸班在六非甚賤也盜賊之子亦使班於四隸者非其身之惡也

不使列於齊民者恐其習爲匪僻也

布憲

大司寇布刑於邦國都鄙與大宰司徒司馬同而特設布憲以表懸於四方邦國何也治教政之有更易者以簡書布於君長有司承令布治施教敷政則不患幽隱之不達矣獄情萬變刑章有因事而增減者有隨時而輕重者自漢唐至元明刑律常有增設若官吏知之而民氓不聞則陷入者多矣故使王官持旌節以表懸所以宣播道路谿

四方之觀聽也若小司寇所謂宣布於四方憲刑禁者則專指畿內而言蓋曰禁士則爲鄉士遂士縣士方士明矣此職曰告四方邦國及其都鄙則爲畿外可知畿內地近仲冬以後刑獄尚有不宜留者故夏之正月始布懸之布憲則自侯衛達於四海故四方分出以子月巡行至寅月表懸始徧也

禁殺戮

下士二人豈能司察畿內之私相殺戮者其職曰以告而誅之蓋既立專司則怨家及守涂地

之人皆得以告也其不以有地治者掌之何也有地治者專司治教所聽不過其地之民訟地訟必附於刑而後歸於士此職所掌傷人見血壞獄過訟皆大違法禁以刑官掌之則輕者誅罰重者即歸於士然後姦民畏法而不敢輕犯耳

禁暴氏

職所列皆禁於未然之前使欲爲淫非者不得逞故官名禁暴

野廬氏

國野之道、廬宿候館委積、皆隸於地官、而刑官掌其幾禁、蓋守涂地者雖得宵人、必歸於士而後可正其罪。以刑官掌之、則隨時隨地可以搏執捷戮、而禁令無壅矣。凡事物之禁皆屬刑官職此之由、

司寤氏

盜賊姦宄、多乘夜竊發、故以刑官司寤、王畿至廣、而所設僅下士二人、徒八人者、守涂地者各

有夜士干擻司寤氏不過詔之以禁禦耳　人皆寐而獨寤分時以令干擻然後閭閻得安寢也

司烜氏

易曰日以晅之荀本作烜取火於日故以司烜名官不必易爲爨秋氣最清取水於川當秋商明潔凡祭祀明水之用爲多故屬秋官而並掌夫遂以共明火也明水可積日而取之以待用若祭之日天適沈陰必不能取火於日豈亦當

秋陽正烈之日傳火於荆薪畜之以待更然故於司爟之外別設此職而禋祀五帝之明水火必大司寇奉之與

條狼氏

韓愈文有荒不除義遵注疏但此職掌王公之趨辟師中之誓命絕無道除不觸之義蓋令野脩道者遂人巡道脩者遂師則除不觸乃彼二職事也當以鄭氏鍔之說爲正注所謂狼扈道上亦可通乃賈疏失其意耳春秋傳扈民無淫

注蹕止也古者雖君出不預止行者偪近而發蹕之狠戾之人或慢止道上而不肯早辟故使八人先路執鞭以辟之

冥氏

猛獸且晝多伏藏設弧張爲阱擭每以暮夜昏冥之時而得之故以名其官

穴氏

害人之物莫酷於猛獸故首冥氏以攫噬莫之能避也蠱毒次之其發較遲而死傷則一也穴

氏又次之雖摯獸而伏藏遭之者尚希翨氏已下則無關於軀命矣

薙氏

柞氏薙氏通言攻木殺草之法蓋掌苑囿山林及公家園圃之官而使民取法焉非然者以掌凡攻木殺草之政令也陳氏汲專主苑囿義已不該而謂山林自有虞衡掌此則誤矣二職絕無柞薙之事薙氏下士僅二人而柞氏八人正以兼掌山林園圃攻木之事繁多耳

翦氏

蠹物雖無傷於人而害甚廣故先之貍蟲雖螫人而遇者希故後之

銜枚氏

大刑以征伐銜枚氏所掌本軍旅田役而考及道路之羇譁故屬秋官大祭祀謂郊壇亦禁道喧也

伊耆氏

蜡祀伊耆氏始爲蜡蒯蕢篝土鼓亦猶隸首造

數容成造歷蒼頡作書之類耳

大行人

賓客之事而掌以刑官之屬何也鄉飲酒義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賓者以義接人者也又古者天子之於諸侯迎送揖讓皆以賓主之禮和之過則慮其無辨故以刑官掌之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又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蓋必其道各盡而後君臣之恩義可常保也

掌訝

設官之數、與訝士同、以賓客四面而至送逆之事必偕也、府史胥徒則省半焉、蓋以訝士兼受四方之獄訟、

掌交

小行人辨五物、各爲一書、以反命於王、則巡覲侯國而究察之明矣、而復設掌交以巡邦國、何也、掌交積日累月、以得其禮俗政事利害順逆饑穰若樂悖逆和親之迹、然後小行人之出、可

周諸詢度按實而別其類也。小行人四人二人留治官中事治巡行之歲二人分出所至之周淹留不過旬日非平日具得其事迹安能倉猝而立定乎

掌察

掌交之末備列九稅九禮九牧九禁九戎之論、則所以馭邦國者畢矣、掌察以下七官皆馭都、家之法也、其職曰掌察四方謂王畿四面之都、鄙各以二人掌察也、方士掌都家獄訟亦每方四人蓋官中之刑獄則脩縣而察之者精矣其禁令則分掌而察之者詳矣賓客之禮事無所用其察至於六

服之國治教禮政刑事之大者則王及六官之長試察之其民情土俗之小者則行夫小行人察之無爲別設一官且其事紛放亦非中士八人所能坐察也所察宜主官吏之賢愚祿爵之當否蓋都家之賦貢則掌貨賄之所司祭祀禮俗刑賞田役則朝大夫之政令都則家則之職守具矣

掌貨賄

此掌都家列於九賦之貨賄也蓋天官之勾稽

供具地官之政教禁令施則於都家使遵守之無所用王官而其農田之所入或留爲委積以待賑發（見遺人職）或輸於王朝以待九式（見大府職）其餘職之貨賄財物亦或輸王朝或留本邑宰夫所攷羣都縣鄙之財用是也其存苛也則有燥溼朽蠹之虞其出用也則有調發轉移之節故每方各設下士四人以掌之以備或留而鉤攷或出而巡視也司貨賄宜屬地官而設於秋官何也貨賄出納乾沒抵冒姦蠹易生以刑官之屬

掌之隨時糾詰捕治所以懾威姦宄

朝大夫

此職府史之下有庶子而無胥何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其有敢令事故非胥徒所能呼召也故即用都家之庶子供胥之役庶子列府史下而別無胥徒知供胥之役蓋以胥掌事恐都家之子弟或有拒違以都家之庶子治之則綱民奉法惟謹矣朝大夫朝夕職事於王朝故庶子從而治敘焉其徵令則使徒達之都家之司馬掌士庶子車馬兵甲

之戒令而設胥如他職何也軍政也師都比親帥焉豈慮其玩忽乎傳曰盡小者大治周官者當於此類求之

都則

八則雖須而遵守之誠奉行之善不可以不辨也故設職於都家以攷之朝大夫必朝夕王朝而後可聽事以達政令都都則必分置於其國家亦式焉而後可守典以覈僭差事各有宜也

都士

治職教職。絕無治都家之官、以治教二典。王畿侯國所通行也。禮樂征伐威福必自天子出。不惟諸侯擅命。必加九伐。卽卿大夫之私邑。亦必使王官掌之。故春官則設都宗人家宗人、夏官則設都司馬家司馬、而獄訟尨紛既設方士於王朝。又設都士家士。與有地守者共治之、所以謹其操柄。以防冒濫也、刑官之屬、設於都家者。較禮職政職為多。然列職八而闕者蓋丘焉、其故何也。都家之禮樂刑政、皆以王官掌之。乃

聖王安上全下之至德要道而衰世之人情不便也是故諸侯放恣封域并兼經界改易惡民之疾其暴亂也宮室崇侈車服僭踰恐民之議其悖傲也而司空之職亡軍制擅增車徒毀列惡民之怨其殘逆也而小司馬與司馬行司馬之職闕遂至齊晉魯衛宋鄭皆有強家逆臣貢賦自專刑威自斷惡民之知有君也而掌察掌貨賄都則都士家士之職闕惟方士之上獄訟朝大夫之達政令則田氏未篡三晉未分已前

亦不能盡廢其故常且君不能專決而於己無害也故二職之籍猶未去耳禮職之無關何也禮之大經迹難盡泯所惡於害己者乃條理之精詳而不可踰越者耳禮典所載皆大經也其條理之精詳者則具在司空之籍矣羣司馬之職亡而大司馬班爵祿之籍亦亡而孟子猶聞其畧比類以觀則知惡其害己而去其籍乃百世不易之定論矣　秋官卿大夫上士共三十三人而中士下士四百有二人蓋位卑則不敢

怙勢以枉人職分乃易於悉心以體物也　王氏與之謂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無取乎書邦之藏秋官之府不宜多至七百餘人非也惟獄訟之要不得不詳具而久藏蓋上下比罪不可無攷於前聽斷失中尚或有反於後故都家獄訟之成士師並書其聽獄訟者而況司盟之載書司約之約劑大司寇所獻之民數士師所掌合聯之簡稽荒辦之法大小行人司儀掌客所掌賓客之禮籍小行人所獻六服邦國之事

書視五官已倍加且朝大夫都則都士每國而有之府安得不再倍於諸職哉聖人制法非求以事理之實不可妄議也